

第 17 屆臺北文學獎【年金類·第二階段】決審會議紀錄

會議時間：2016 年 11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，下午二點半

會議地點：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

出席委員：陳芳明、楊照、蔡素芬（依姓氏筆畫序）

列席人員：封德屏、楊宗翰、廖非比（文化局代表）

會議紀錄：涂千曼

「第 17 屆臺北文學獎」之「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」，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徵文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截止，總計來稿 93 件。資格審後，經朱亞君、林俊穎、陳素芳、傅月庵、廖志峯等位複審委員選出 12 件晉級，2015 年 3 月 27 日召開第一階段決審會議，由陳芳明、楊照、雷驤、舞鶴、蔡素芬等位決審委員，評選出三件寫作計畫入圍：游淑如《城市衣帽間——五分埔的月光詩生活》、吳雅蓉《鐵鞋踏破》及謝海盟《舒蘭河上》。入圍者各獲頒證書一張及獎金 20 萬元新臺幣。

歷經一年，入圍者皆已依計畫完成寫作。2016 年 11 月 10 日召開第二階段決審會議，評選 40 萬元文學年金最終得主。決審委員雷驤因健康因素請假；舞鶴臨時因要事請假，提供書面評審意見。會議開始，承辦單位《文訊》雜誌封德屏社長開場後，決審委員對作品展開綜合討論。

入圍作品討論

蔡素芬：先從《城市衣帽間——五分埔的月光詩生活》談起。用詩記錄五分埔，從商家、消費者、食品等角度，分別為他們寫詩，我覺得非常好。然而它的格式比較整齊，詩做到這麼整齊，會失去某種對詩的期待及驚訝。雖然詩質不錯，但大多使用描述和比喻，技法較為有限，抽象的東西也比較少，變化少了點，所以這本我沒有考慮。

再來是《鐵鞋踏破》。這本其實是最打動我的，尤其到後面，力量一直出來，比方〈老子曰〉這篇，由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」談及對「足」的審視，這樣的陳述下了很深的功夫。他不講痛，包括內在的痛與生理的痛，但這痛其實是轉化了——對別人異樣的眼光，比方小孩子說他是「鋼鐵人」，他轉化為平靜的姿態，去面對自己的內心，以及如何與環境相處。

《鐵鞋踏破》與《舒蘭河上》剛好形成一個對照。《鐵鞋踏破》的作者穿著鐵鞋，行動受到拘束，由個人出發，轉化為對生命的態度及思考；《舒蘭河上》則是拚命地走路，由大範圍的考據，講述過去與現在，大

廈及平房的典故歷史，帶入很強的人文感，再內縮至個人的，比如與家人、電影人的相處。雖然裡面有些觀點我並不贊同，但不能否認其豐富性，以尊重想法的立場，這方面我是開放的。

這兩本出發點不同，各有好處。如果考量臺北文學年金的主題，《鐵鞋踏破》的臺北元素較少，《舒蘭河上》踏查臺北市河川，同時也是在踏查臺北市大大小小街弄，對臺北下的功夫非常深——我會考慮《舒蘭河上》。

楊 照：基本上我同意素芬講的。五分埔用詩來寫，非常不容易。這困難處包括他把作品分成五卷，每卷有不同的面相，但不是每個社會現象都適合用詩來表達——第一，有些題材，真的不是詩意湧現的瞬間，寫起來會很勉強；第二，他的手法，基本上又是同一種抒情詩，有的題材需要較多的敘事，或更有音樂性的方法。相對單一重複的寫法，其實不太足夠撐起五分埔的不同面相，所以我也不考慮。

《鐵鞋踏破》的好處大部分素芬都講了，我也都同意，但有幾件事，會讓我在閱讀時覺得辛苦。第一，他的文字在很多地方過度用力，反而干擾了閱讀。就像素芬講的，他穿著鐵鞋看這世界有種內斂，但那內斂常常就被他刻意經營的文字給破壞了，形成落差。例如隨手翻開就有：「原來的體熱，早已消散，徒留面色如凜」、「原來的滿身長生金粉，亦失了加持，無力永保安康」，是很不配襯、不熟練的文白夾雜。這樣的刻意隨處可見，讓文章原本的真誠打了很重的折扣。我沒辦法那麼支持這篇的第二個原因是，很明顯知道這樣的散文要造成的效果是真誠、感動，但他以這樣的方式，要寫這麼多不一樣的面向，有些東西也變得非常勉強。

三本裡我能投的是《舒蘭河上》。這個作品最大的特色是，在臺北，很多人都可以在他書裡找到嚇一跳的東西，例如文中提到我們家的街區巷弄——原來舊址是個祠堂，我們都不知道、不認識自己住的環境。大部分臺北人住的地方，他都幫你踏查過了，因為是臺北文學年金，我覺得這市民的價值，是應該被強調的。而且這本散文最大的好處是，沒有假裝要替我們所有人說話，以非常強烈的個性，明明白白地說這就是我。不可能有任何一個讀者，同意他所有的觀點，因為他的偏見非常深，很多地方我也不同意。但它的呈現方式，讓人無法因為他的個人意見而放棄它——貫穿整體的水路踏查、各篇的社會議題，再到坦白的個人偏見，在這三層結構裡，每篇幾乎都有用心的經營與不同的配合。相較於其他兩個作品，真的成熟、完整多了。

我對《舒蘭河上》唯一強烈的意見是：最後一篇〈電影人〉應該拿掉。這篇沒有真正的水路踏查，也沒有社會議題，完全是私人的東西，雖然很感人，但與《舒蘭河上》的架構是脫離的。

蔡素芬：我是這樣讀——他想在最後有個交待，因為找河的過程裡，他去到哪裡，其實都有電影人和動保人的陪伴。

楊 照：但是他也沒有專門一篇寫動保人啊。

陳芳明：我的意見可能沒有那麼強烈。先談《五分埔的月光詩生活》，其實我滿喜歡的。你看〈為妳朗誦，一首夜光詩——獻給五分埔的售貨員們〉第一行：「在白露與秋分尚未交班的時刻」，把季節交替的時候變成店員交班的時候，那是很好的描寫。可是他有臺北年金寫作的毛病，一直被臺北主題綁住，不能抽離出來。慢慢讀，會有些靈光一閃的東西，但放在一起的話，有些詩寫得太稠密，有些則寫得太鬆散了，恐怕是到最後階段才焦慮地要寫出來，為了足夠的篇幅而寫，可是詩是要不斷捨掉的，所以滿可惜的。這個人是有天分的，如果說把他的書寫藝術放在今天年輕人的詩壇，我還是偏愛這個詩人。

《鐵鞋踏破》的作者，沒有寫他的痛去討取同情，有意要超越身體的侷限。看他到加拿大的書寫，頗有北國的氣氛，我覺得文字是好的。當初讓他們入圍，我們都沒有看錯，臺北文學獎真的挖掘很多新的寫手。

蔡素芬：這位寫詩的作者，我們也不熟悉，可是他有的句子真的滿好的。入圍已經拿到 20 萬，應該可以出書了吧。

陳芳明：應該可以。即使沒有得獎，也在水準之上。

再來《舒蘭河上》，坦白講頗有乃母之風，講一講幾句話就刺一下。他去踏查、去讀那些文獻，我真的是佩服。這裡面有人文、有水文，有文化、有歷史，又有現代的背景，然後像舒國治等作家也帶進來。整個臺北市演變的過程，例如那個搶案，旁徵博引，等於是臺北市的字典——要知道這個地點過去發生過什麼，就在這裡了。他這種寫法，不僅只是描景、描物、書寫歷史，其實有人的生命在裡面。縱使有人對他有偏見，我還是支持他。

蔡素芬：偏見是其次，我們要看的是作品本身所提供給我們的質量。

陳芳明：是，他用作品說服了我。

楊 照：這個作品選出來當然還是會有爭議，裡面的強烈意見，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感受。但我覺得這沒有辦法，不能決定寫作者如何表達自己的態度。比較正面的是，大概所有人都能在這本書找到感應之處。

蔡素芬：這其中還能看到世代之間的相處模式與年輕人的個性。社會上本來就有不同言論，對創作者來講，要面對的是自己的感覺、真心的內在。不管是對社會事件的看法、對父母親的看法，他都很真誠地寫出來，有自覺地忠於自己。他願意這樣寫，我是佩服的，覺得應該肯定他。

陳芳明：《舒蘭河上》這樣的形式，原來就是最長的，而且最具說服力。《五分埔的月光詩生活》的詩行或另一本散文《鐵鞋踏破》，整體的力道與這本相比，自然是《舒蘭河上》勝出了。

楊 照：所以我們其實有共識了。

舞鶴（書面意見）：《舒蘭河上》以踏查方式詳述臺北地下水文，多有前人所寫同類書籍未到處。又以散文形式書寫，對典故逸事重新爬梳，間夾時事點評，不避個人私事私情，凡此增加內容豐厚，也具可讀性。此文當為決審得獎作品。

《鐵鞋踏破》在不自由的身軀中，能脫卻軀殼，作無限的想像，到奇魅之境。形式和內容並駕，散文書寫的功力非凡，前景看好。

《城市的衣帽間》詩寫五分埔夜市的點線面，內容完整，詩作亦在水準上，唯文字若能簡易，多在意境上下功夫，成就可能更為可觀。

票數統計

四票一致通過，選出謝海盟《舒蘭河上》為本屆最終文學年金得主。

會議結論

決審委員評論本屆文學年金為豐收的一屆，三位入圍者皆是水準之上的優秀寫手。

游淑如《城市衣帽間——五分埔的月光詩生活》，能捕捉靈光，詩的質地受到好評；但或受囿於主題經營，詩篇各卷格式與技法偏向重複，決審委員期待能有更多抽象、意境上的拓展。吳雅蓉散文《鐵鞋踏破》，以轉化過的痛，覺察人世，能打動人心；但發展成書，書寫意向相對單薄，文字刻意處較多，且臺北主題元素較少。

謝海盟《舒蘭河上》以水路踏查、社會議題、個人意見等三層結構，穿插方式彷彿信手拈來，書寫最為成熟。此外，他對臺北下的功夫非常深，鑲嵌其中的人物、位址、事件等，不同世代、不同人將各有可感應之處。惟楊照建議最後一篇〈電影人〉純屬私人，無關水文及社會議題，可以刪去，使整體結構更為完整。